

王懋功與綏靖區地政工作（上）

七省主席幕中記之七

●董中生

考察蘇北地區土地

綏靖區地政實驗一案，是由江蘇省主席王懋功，向省府會議提出通過的。提議在江蘇第七行政專員區實驗三民主義土地政策。該區行政專員公署設淮陰，轄淮陰、淮安、漣水、泗陽、宿遷、阜寧等縣。

所謂綏靖區，係指對日抗戰勝利，國軍收復後，仍有共軍活動，國共兩軍仍在繼續作戰的地區。

設地政實驗區的事，應先從廬山軍事會議說起；蔣介石委員長在會議中提示，對共軍作戰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。解決農民問題，尤為迫切需要。農民問題中最重要問題，是土地問題，必需謀求解決。（陳誠召見筆者時當面轉告）。

參謀總長陳誠即電調在湖南省政府任地政局長的我到南京，垂詢解決綏靖區土地問題的方案。

我當即回答：「對綏靖區的情形，知道不多。最好在擬訂方案前，能够親自去綏靖區實地考察一下。」陳誠立即應允。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

組織一個小型考察團，出發前往距離南京較近，交通較為方便，經國軍收復不久的蘇北地區，考察一個月。

考察團由正交卸浙江吳興縣長不久，來京會晤的王非同同學負責組織。邀請一位江蘇省黨部委員，一位江蘇省地政局科長，又承政大地政系主任湯惠蓀老師允派二位四年級蘇北籍的同學參加。連我自己一共六人。全是對土地問題富有興趣，精神充沛，體力強健的青年人。

我們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中旬，由南京出發，第一站到徐州，住國民黨省黨部駐徐州辦公處。先拜訪江蘇省第八區專員公署，經專員介紹與剛來徐州視察的江蘇省民政廳長王公嶼見面。承他們二位邀我一同視察徐州附近豐沛等縣軍民合作情形。

王公嶼廳長，海州人。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。他父親是一位大地主。據說他初任縣長時，他父親曾對他說：「祇要你做好官，錢不夠用，可以向家裏來拿。千萬不能貪污，去害老百姓！」所以他在縣長任內，政績頗佳。後來升任專員，繼任廳長。

我國研究土地問題的人，反對土地私有制度的不少。由共產黨領導，他們認為社會一切不平的根源，皆由土地私有制度所引起。如果實行土地公有或國有，其他一切問題，皆可圓滿解決了。這是我求學時候，不少有思想的智識份子，傾向共產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上述王公嶼廳長的故事，或可說明土地私有制度，有時對政治清明亦還能有點正面作用，它可以幫助吏治公正廉明。我國歷史上被歌頌的行政官員陶淵明，他敢不為五斗米折腰，歸去來兮！還不是因為家裏有幾畝田，回家可以耕種過日子嗎？

我初進官場，發現少數有骨氣，不願同流合污的朋友，他們不肯作違心事的時候，常會表示：「此事我不能幹，寧可回家吃老米飯去！」是由於家中尚有幾畝田在！

我自己是堅定擁護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的。不過一切政策有其優點，同時亦會有其缺點。我們推行時能多掌握其優點，避免其缺點，那就是國家、人民的幸福了。

八區專員是位徐州本地籍的長者，他受我國

傳統教育，儒家思想很濃。他巡視最重視的是關於軍民合作問題，尤其關心軍風紀問題。

他說：「我曾謁見過當地最高軍事指揮官邱清泉將軍，面陳軍風紀問題。我認為作戰期間，人民忍受痛苦，是無可避免的事，但有一件事，是民衆無法忍受與原諒的，那就是不能讓軍隊糟蹋婦女，侮辱婦女。」而邱清泉將軍的答覆，並不能使他滿意。

邱清泉將軍說：「歐洲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我正在德國學軍事，這類事在德國亦曾發生。軍隊爲了求勝第一，就無暇注意這方面了！」專員說：「德國是德國，中國是中國！」因爲徐州一帶人民，是具有我國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極深的。

後勤先不垮戰而潰

我們在豐沛等縣視察三天。每日上午八時出發，下午五時後回徐州。當時津浦鐵路、運河、水陸交通暢通，後勤補給順利。雖然鄉村有少數共黨活動，但城鎮及重要鄉村道路，政府尚能控制。軍事上國軍處於絕對優勢。那位參加我們考察團的省黨部委員說：「以我們的後勤組織，就能打败共軍！」

後勤對於軍隊作戰的重要性，正如俗語所說：「兵馬未動，糧草當先。」但共黨做民衆工作，「可以祇求目的，不擇手段！」他們的政策，隨時可變。真所謂：「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，初一月半不一樣！」他們初到一地方，對任何人都很客氣。甚至對地主稱他們爲開明地主，笑臉請教，時人稱爲：向人「磕頭政策」。及至他們的

力量形成，此時一切就得聽他們的了，凡事必須經他們點頭才行，此所謂「點頭政策」。等到他們全部控制地方，他們認爲地主是「人民」的敵人，非消滅不可，立即探行最後的「殺頭政策」。行之一時還很有效力！所以共軍雖沒有正規的後勤組織，却仍能徵到糧食。加以雷厲風行舉行分田運動，鼓勵農民參軍，亦不慮兵源匱乏。

國軍自然不能這樣做，一旦沒有健全的後勤補給，軍隊就不能作戰。記得大陸撤退前夕，白崇禧統率數十萬大軍，不戰而潰，主要原因，就在於後勤先垮了！桂系領袖人物，政治慾望極強。惜缺少能深思遠慮，又忠心輔佐的人。李宗仁盲目出國。對國家，對自己都是無法解釋的錯誤，惜無人能勸阻他。

王公嶼廳長與專員二人，皆很健談。視察中途休息坐下來，我們無話不講。自然話題很容易轉到省府主席王東成（王懋功字）身上。因爲王懋功亦是徐州地區的人。專員說他的故事特別有興趣。

專員說：「主席的小腳夫人，非常能幹。縣長們去鎮江省府，或南京公館謁見王懋功主席時，多半先要去看一看這位小腳夫人。她亦喜歡有人去看。如果去看的人能帶點土產之類送她，她會很高興接受。」還說：「王懋功去俄國考察時，亦帶夫人同行。在莫斯科有段時間，生活困難，還靠這位小腳夫人打牌贏錢，補貼家用呢。」專員說這話是王懋功自己向朋友閒談，讚許他的夫人能幹時，親口說出的。

王公嶼廳長說：「王懋功主席以前是國民黨

的改組派。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四全代表大會，在上海大世界舉行。就是由他籌備主持的。」

改組派的人，多半思想向左，生活向右。當然亦有例外，例如谷正綱，亦曾參加那次四全大會。可是他的私生活極端嚴謹。來臺後他即宣佈：「不要錢，不用私人，不搞小組織」三原則。他曾任中央政校訓導主任，是國民黨在大陸撤退時，公開表示仍擁護總裁蔣介石繼續主政的少數高級幹部之一。

勞動大學讀書時光

提到國民黨改組派，回想起我自己的一段大學生活。民國十六年秋我考進上海國立勞動大學，這所學校由我國著名教育家：吳稚暉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黨國元老所創辦。

蔡元培是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初抵南京時，我國最高教育行政首長：大學院長。他採行法國教育制度。由各國立大學校長兼理各省地方教育行政。提倡教育科學化、勞動化、藝術化。在上海設國立勞動大學，在杭州設國立藝術專校。

國立勞動大學，由行政院農礦部長湖南人易培基任校長，易培基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，及北洋政府時的教育總長。他聘部份過去北師大的教員例如魯迅等人來校任教。

大學部設工學院，由美國康奈爾大學出身的程干雲任院長，農學院由留法的李亮恭任院長，社會科學院亦由留法的彭襄任院長。還與比利時的國立勞動大學合作，學生畢業後，得以勤工儉學方式，保送比利時大學。因此外國語以法文爲

主。教員中法國留學的人不少。但當時上海其他大學教授，仍以留美者居多。因此在江灣的工學院，一部份課由國立交通大學教授兼任，社會科學院一部份課由復旦大學教授兼任。只有設在寶山縣的農學院，因交通關係，兼課不便。李院長請了不少留法的教授任教。

勞動大學除大學部份之外，尚設中學部與小學部。

吳稚暉、李石曾二位是國際聞名的無政府主義者。教職員中例如中學部法文教員畢修勺等，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。他們崇尚自由希望減少干涉。學生上課不點名，却未見有人翹課者。因為學校全部公費，不僅學雜費全免，且每年尚發冬夏季制服各一套。學生們深感得此求學機會不易，多能自重珍惜。因投考該校，報名者甚多，錄取很不容易。

學生除認真上課外，亦重視課外活動。例如上海、南京二市各大學籃球校際賽，即由勞動大學代表上海，中央軍校代表南京，二隊對抗決賽。學校更提倡課餘之暇，學生參加社會活動。

我讀土木工程系，同系有二位同學，對社會活動特別感興趣，一位劉同學，湖南人。在校期間就被選為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第七區（江灣區）黨部委員。另一位同學（恕忘其姓），安徽人，被選為全校學生會總代表，參加上海市各大學學生會聯合會。二位全屬國民黨的改組派。

請願動員對日作戰

九一八事變發生，日軍佔領我國東北。全國

民情激昂。抗日行動，普遍展開。學生上街演講，募捐援助義勇軍。上海各大學分別組織學生軍。中央派王柏齡將軍為全國學生軍總司令，司令部設在江灣勞動大學內。

勞動大學的學生軍，訓練特別嚴格，不僅是王柏齡總司令住在校內，而且勞大學生軍的總隊長，由農學院同學李良榮擔任。李良榮是福建省閩南人，黃埔軍校一期畢業，當過國軍營長後，再考進勞動大學，是王柏齡將軍的得意門生，畢業後重任軍職，曾任青島區綏靖區司令官及福建省政府主席。黃埔同學們戲評他：「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中不通人情；」大陸撤退後來臺，勞動大學同學會，他亦常來參加，身上不帶官氣。開後因軍禍死於南洋。

學生抗日活動，愈來愈激烈。最後發展為集體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，要求政府立即動員，出師北上，對日作戰。

這次領導發動學生赴京請願，由上海各大學學生聯合會通過決定的。據代表我參加聯合會的系內那位同學說：各校的代表幾乎全是改組派的人，通過請願案，非常順利。因為當時學生多高唱革命，前進。喜愛向左，不愛向右。改組派就是國民黨的左派，在當時學生運動中居領導地位。

各大學通知學生自由參加赴京請願，學校仍繼續上課。去請願自己就要缺課。但想到抗日乃救國唯一出路，對國家民族前途關係太大。而且南京尚未去過，能去逛一趟亦不錯，於是就決定參加了。

從上海北站登車，火車緩慢向西行駛。開到中途，司機忽然跑走了。車子在鄉間田野中停了幾小時，後由交通大學的同學繼續開到南京。

南京下關站下車，步行至中央大學體育館住一宿，第二天整隊開往國民政府請願，開始國府衛兵阻止我們進去。我們就在國府門前列隊，不斷喊叫抗日救國口號。僵持甚久，到下午五時左右，才准我們進入國民政府內。冬季日子短，此時已接近黑暗，國府派員分發大批毯子給我們，讓我們席地休息睡眠。各校訓導長們亦起來照應。

次日上午，學生整隊集合在演講臺前，要求蔣委員長介石親自接見。允許領導全國軍民北上抗日。至十一時半，突然消息傳出：「蔣委員長來了！」此時各校原已整理好的隊伍，忽然間散亂了，部份同學希望站前面，就向講臺前衝。站在周圍的原來同學分散了，換了一些彼此不認識的人了。

先登臺的是張治中，他很懂學生心理。先恭維一番學生的愛國行動，使學生的情緒平靜下來。蔣委員長接着上臺講了簡單的幾句話，先說抵禦外侮，是政府的責任。此時隊伍中就有人高呼：「擁護蔣委員長！」「蔣委員長萬歲！」等口號。各校訓導長們適於此時出現。高喊：「大家肚子餓了，我們快去吃中飯吧！」勞動大學訓導長是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范爭波，他帶我們去南京中央大飯店吃一餐午飯。外面正降着大雪，飯店內有暖氣（那時國內甚少地方有空氣調節設備）。吃飽了飯，下午遊中山陵，第二天回校

上課。

這次大規模請願，日本報紙標題譏為：「蔣介石智退御林軍！」

經過此次請願，上海各大學學生運動，更形澎湃！除關心國事外，對學校本身應與應革的事，亦不斷提出意見。甚至引起風潮，實行罷課。

勞大學生會亦常引發風潮，可是有一點與某些學校不同，就是從未罷課。因為多數同學求知慾極強，認為上課是學生自己權利，不可隨便犧牲。

勞大學生求知慾的強，可以舉一位中學部的同學余致力為例，余後改名為徐懋庸，據說共黨執政大陸後，他被任為武漢大學校長。他曾和魯迅打過筆墨官司，引起文學論戰而出名的。他在中學部學習法文一年後，就開始翻譯法文文藝作品，刊行問世，勇氣實在可佩！我對法文亦特別有興趣，學習一年後，就進圖書館看法文的茶花女，不怕生字多，猛翻字典，將它讀完。使正常的視力，半年內變成三百度的近視眼。我在中學部讀了一年，拼命自修準備，考進大學部土木工程系。

淞滬對日戰爭爆發，江灣位於上海與吳淞口之間，乃主要戰場。勞動大學的水塔，正是日軍發砲的指向目標。戰爭結束，勞大校本部及工學院全部房屋被毀，工學院改在上海法租界租房子，繼續上課。

吳稚暉面斥蔣夢麟

民國二十一年夏，教育部長蔣夢麟奉命下令

：國立勞動大學停辦！據蔣夢麟在臺北寫的紀念吳稚暉文中，曾提到此事。吳稚暉責備他這樣重大的事，為什麼決定前不和他們幾位校董商量一下。蔣夢麟答以「奉命辦理」。吳稚暉面斥蔣「無大臣風度」！

勞動大學自民國十六年秋開辦，至二十一年夏停辦。自始至終，我讀了五年整。一年中學部，四年大學部。如果沒有這所學校，一個貧寒農家子弟，在當時是沒有能力讀大學的。

我是拿到教育部蓋印的國立勞動大學畢業證書的。後期同學，學校停辦後，仍維持原來公費待遇，工、農兩院同學轉學國立北平大學繼續讀到畢業為止。社會科學院同學轉學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讀到畢業。他們就拿到勞動大學的畢業證書了。

大學畢業，學校停辦。社會人士誤會勞大學生喜歡鬧風潮，不大歡迎我們。即使土木工程系畢業，想找本行工作，亦不容易。因此在嘉興一所中學教半年書，再考進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，從此改行。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徐州綏靖公署，薛岳將軍任主任。國防部通令沿途軍政機關保護及協助我們考察的公文已到署。政務處長彭國棟為我們安排交通工具，派了一輛吉甫車，還帶了裝行李的小拖車，囑咐司機完全聽命於我。汽油足夠來回淮陰之用。政治部主任滕傑還送我戲票，看了一場顧正秋劇團表演的國劇，然後向淮陰出發。

第二天由徐州到睢寧。雖然抗戰已勝利一年，但沿途仍是一片荒涼。國軍控制交通線，鄉村

共黨隨時出來活動。他們發動農民，召開分田大會，亦稱說理大會，已開始鬥爭地主。夜宿縣政府對面一小客棧，看見縣政府正門牆上「睢寧縣政府」五個大字，渾厚有力，經打聽出自譚延闓任行政院長時所寫。

我在昌化重建全部縣政府房屋落成後，縣政府大門上「昌化縣政府」五字，是請浙江省主席廣西容縣黃紹竑題的。共黨執政後，這具有歷史文化的古蹟，不知尚能保存否？

睢寧歸第八行政區管轄，前進至宿遷、泗陽，則屬於淮陰第七區範圍。在淮陰我們借宿縣黨部。書記長是本地人，曾告訴我們：抗戰勝利不久，國軍尚未抵達，淮陰由偽軍維持地方治安，國民黨中央派二位同志來淮陰視察。共產召集當地所有旅館茶房、餐館、浴室夥計加以訓練，並告訴他們：「國民黨來的特務份子，全是三頭六臂，本領十分高強的人物，大家必須特別小心應付，隨時注意他們行動。」

書記長接着又說：「共產黨有意抬高國民黨工作人員能力，訓練自己幹部，提高警覺，是我們成功的地方。」「反觀國民黨特工人員，抗戰勝利後，輕視共黨特務行動。他們因對日作戰有功，養成一股驕氣，內鬥（派系）重於外鬥（對敵），以致失敗！」

淮陰考察完畢，乃回徐州轉南京，再往江北泰縣黃橋（新四軍發祥地），南通如皋（東北軍王鐵漢軍駐地），計時一個月，結束實地考察。選定鎮江金山寺，清靜環境，趕寫考察報告，及提出綏靖區土地問題解決方案。（請參閱本雜誌

二四四期「幕中記之(一)有關土地改革部份」。

在寫考察報告時，有人誣告我們為「匪諜」，發生一場虛驚，心中不免有些忿怒。適於此時寺內方丈來與我們商量，他說：「下星期王主席父親冥壽，定在寺內做佛事，要求我們將房間讓出，給主席夫婦住宿。」王非同學是東北人脾氣，當即拒絕。他回答：「我們住進在先，不能影響我們工作。」但我以報告即將寫成，就成全了王主席的孝心，答應遷讓。

我們考察期間，國共和談已開始。從此軍事上是談談打打，影響國軍士氣極大。國軍的軍事優勢就此逐漸喪失了。

民國三十六年五月，我由湖南省地政局長，調國防部任民事局副局長，七月江蘇省政府派我

為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。指定我負責實驗綏靖區地政。

七月初旬接到派令。時我已在國防部民事局辦公。人皆有貪逸惡勞習性。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很久，有機會調入中央機關服務，改變一下生活和工作環境，私下感到非常欣幸！說實在的，真不想再去綏靖區工作，又去過那兵荒馬亂的生活。因為抗戰八年，前線縣長的勞苦，實在受够了！不僅我自己如此，我向國防部內同事要求他們同去淮陰工作，亦無人答應。

總算還有民事局的上校專員王非同學，念在私人的交情，應允前去擔任秘書。另由軍需署長趙志堯介紹一位曾任湖北稅捐局長的安徽人，跟我去擔任科長，我就帶他們二位，前上去任。

七月中旬赴鎮江省府報到，先見秘書長陳言，陳在黃紹竑初任浙江省主席時，在杭州見過面，他亦是國民黨改組派的重要人物之一。王懋功籌備主持在上海大世界舉行的國民黨四全代表大會，他亦曾出席。

黃紹竑由內政部長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隨同來浙三位內政部長高級官員，一為民政司長王先強，發表為嘉興縣長，一為賀揚靈發表為紹興縣長，另外一位就是陳言，黃紹竑內定發表他為杭州附近的海寧縣長，却因陳言在未正式發表前，急於物色幕僚，將消息漏了出去，被黃紹竑的一位親信（有人猜是賀揚靈）聽到，探問黃主席有無此事。黃紹竑很不高興，認為陳言不守公事機密，因此發表陳言為縣長遂作罷！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，軼聞趣談，真實傳奇，旅遊記趣，現代史話，懷舊憶往，醫學新話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取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得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無論採用與否，均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